

The Number One  
Producer  
In China

# 人在江湖

张纪中

著

以侠为心，  
以剑为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

充满活力、充满正义

传承这样的侠文化，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The Number One  
Producer  
In China

# 人在江湖

张纪中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在江湖 / 张纪中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 2019.7

ISBN 978-7-5594-3427-2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42992号

# 人在江湖

张纪中 著

---

统 筹 杜星霖

责任编辑 王 青 梁雪波

特约编辑 杜星霖 徐炳田

策 划 黄孝阳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jswenyi.com>

印 刷 无锡易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3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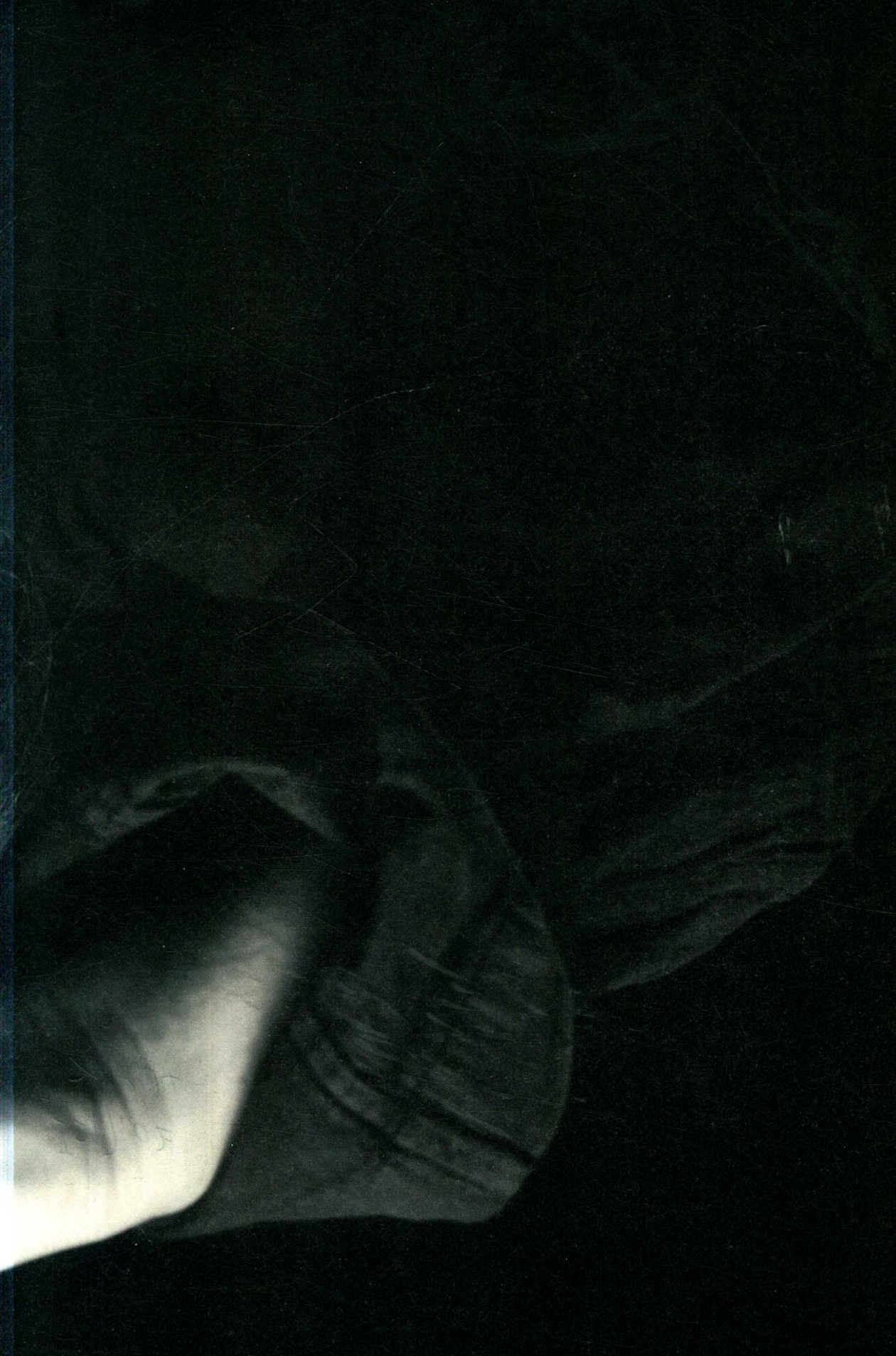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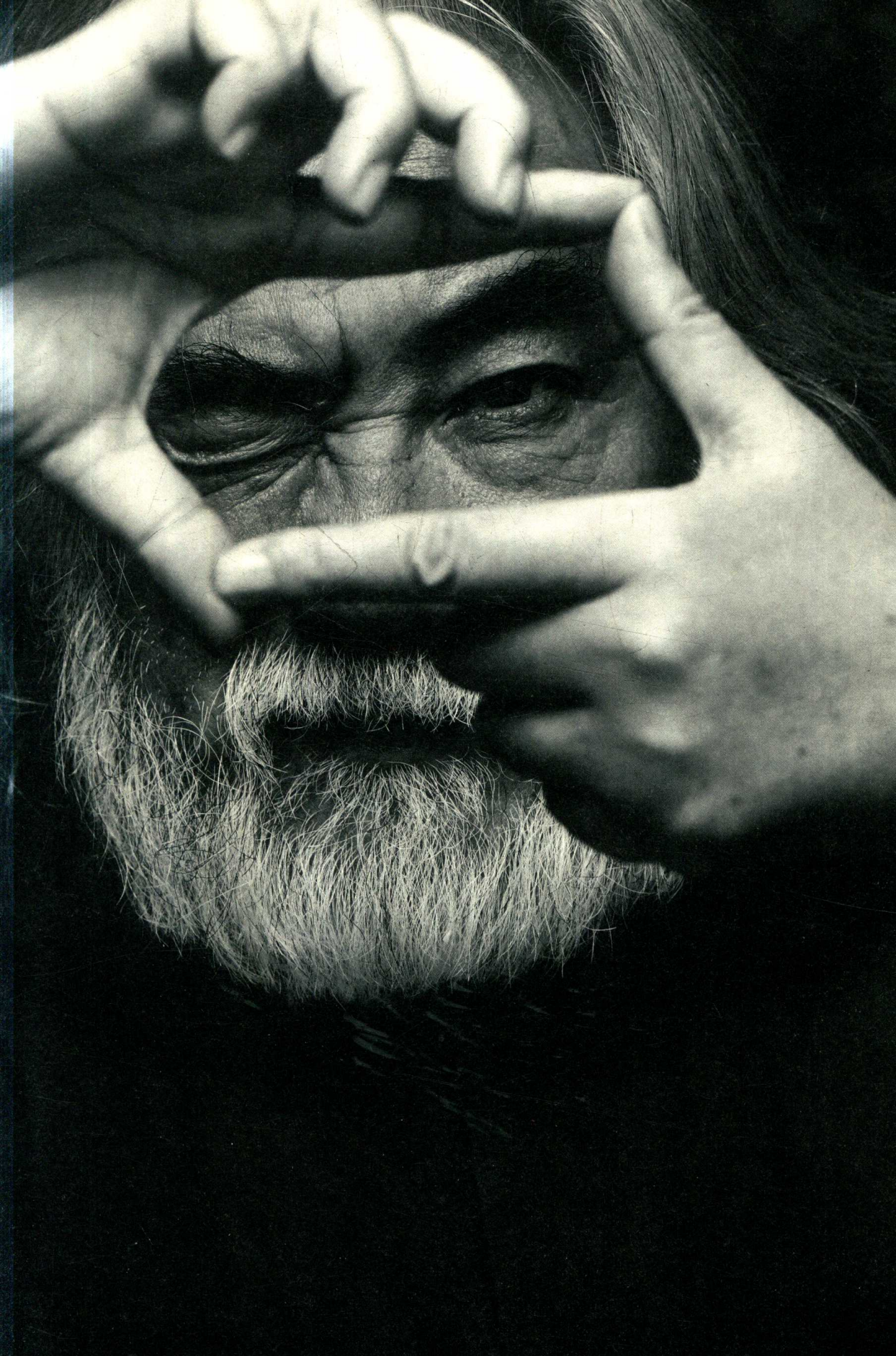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594-3427-2

定 价 59.80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 林谷芳 序

### 以侠为心，以剑为名

武侠小说的存在是中国特质性的一种文化现象，谈武侠，许多人都从《史记》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说起，但真说侠，战国四公子之养士，亦乃侠风。侠与士，原有无尽牵连。

士，不可不弘毅，但真要负重行远，必以侠气担当，否则就成腐儒。但士虽具侠气，生命真要以侠而直显，却就更须“言必行，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简单说，侠所面对的正乃寻常生命之无以匡济处，于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拔刀，是因见及危难，无以事缓，故直接出剑，所以侠者，正须有此即时出剑之本事。剑之于侠，侠之于剑，合称“剑侠”，正乃必然。

说侠，小则一人济于社会所不及处，大则在乱世中家国担当。且不只举侠义之纛，更因剑之所指，总须生死相向，固人格乃必鲜烈极致，于时间之流中遂永远夺人眼目，使后人读《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必慷慨激昂，而叹斯人之未及见也。

正因此叹，无论盛世乱世，武侠之于江湖乃未能断，于百姓之心乃未能止，所以有唐之传奇，有宋之“水浒”，有今之武侠。

然而说武侠、叹武侠，寻常人也仅止于说与叹而已，可却有人仍相信

## 人在江湖

能“以历史之真实而为现前之真实”，于是尽管已非徒手执剑的时代，却以其他形式之剑，继续抒发乃至体现着这样的生命。

这样的抒发与体现，在当世，不得不提及之一人正乃张导——张纪中先生。

张导以拍武侠——尤其金庸武侠而知名当代，而他每一次将文字转为影像的过程，亦即是“赋小说生命以自己生命，以自己生命为小说生命”的锻炼过程，因不如此，这些鲜明的生命就流于制式平板、泛滥想象，就少了那份我们隐于心中对侠的向往，也就不能生起如读《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般的激昂。

这种艺术与生命之间的互置移情，源自张导强烈的武侠情性，但每一次的互置，又使他这情性更为深化。而这深化，何止是性格的突显，更是眼界的开阔、境界的提升。于是，你跟他谈武侠，这人与剑，已非历史之事，已非小说之言，已非影像之现，更就活生生地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

直言之，他的终极武侠作品正就是他自己：“以侠为心，以剑为名”的一个当代生命。

这样的生命，你或无以亲炙，却可由此书中得。

因为之序！

林谷芳，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

## 赵季平 序

### 从兄弟到亲人：我与纪中相识的二十年

张纪中在我的心中是一位极有品位的艺术家，他敏锐的艺术视角、超凡的艺术想象力，造就了他一部又一部上佳的艺术作品，也造就了他在业内的主导地位。老百姓口中的张纪中像神话一般，可见其作品影响之大、之广。我和纪中相识于《水浒传》剧组，那个时候我与张纪中虽然没有工作上的合作，但彼此似乎神交已久，之前我的音乐创作重心主要放在电影音乐中，期间有不少电视剧剧组找我写音乐，都被我婉言拒绝。1996年，电视剧《水浒传》已进入拍摄阶段，剧组的主创人员找到我，请我写该剧的配乐部分，声乐部分他们另请别人创作。

当时我明确表态：如果要写，配乐部分与声乐部分我都写，否则我就不介入。简单的交谈后，我便把此事搁置下来，没想到一个月后，剧组提着沉重的剧本来到西安找我：经全剧组慎重考虑，决定让我独立创作该剧的全部音乐。我读完剧本后，整个剧的音乐形象在我脑子里有了雏形。很快我进入拍摄现场，实地来写。一路陪着的人就是该剧总制片主任张纪中，在外景地的拍摄现场，纪中对每一场戏每一个人物都了如指掌，他如数家珍般地向我娓娓讲述，绘声绘色，感觉他时而是宋江、时而是林冲、时而又是武松，我完全被他带入了他的梁山世界。

张纪中是剧组的总制片主任，同时也充当了导演的角色，对于音乐的要求都是纪中来跟我谈，剧作整体气质的把握和表现力也都是出自他的想法。这是纪中的风格，在后来的剧作中纪中也延续了这个风格，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每一部作品都带着张纪中的烙印。

此刻的我心里涌动着每一个人物的音乐形象，以至于我在创作时有如神助般的撒笔，写出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公道在人间》，又几经打磨后，脍炙人口的《好汉歌》横空出世。这是我第一次“触电”，没想到如此顺利、如此愉快。由此我和张纪中结下了梁山好汉般的兄弟情谊。接下来我与张纪中又有了《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青衣》等等一系列掷地有声的艺术作品。

纪中对于音乐很有想法也很有要求，总带着我和词作者一同讨论音乐的创作，很多作品的灵感和打磨都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实现的。

这些讨论一直延续到工作之外，延续到十几年的生活中。这些年来，我与纪中经常联系，讨论对于影视音乐的看法。

再后来，我和纪中竟有了家人般的牵挂。2013年夏季，我突然重病，纪中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千里迢迢赶到西安看我。

那时我刚刚手术没几天，身体极度虚弱，我看见纪中眼中充满焦急担忧、心痛。“季平，你怎么了？别吓我……”纪中就是这么朴实、这么纯真，每一个字都滚烫在我心里，让我刻骨铭心一辈子，无形中给予了我战胜病魔的支持。

后来我才知道，我生病的那几天纪中似乎有所感应般在微信上三番四次找我，见我没有回应后更加心焦，于是找到我儿子，才得知了我的病情。

纪中看到我躺在病床上的样子，眼中涌出泪水，我看到他关切的样子，也流下了眼泪。二十年的时光，早已将我们之间的友情变成了亲情。这些年来，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彼此之间的牵挂却越来越多，亲情越来越浓。在微信里一段文字一个语音，我们便融化在相知相惜的幸

福中……

纪中总是忙碌着，这几年他能静下心来，有所思考、有所领悟，写成这本书，对于关心影视行业的朋友、对于有志于影视艺术的年轻人、对于普通读者，都是一件好事。

赵季平，著名作曲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 倪匡 序

我与张纪中相识，是金庸带他来与我们一同吃饭。张纪中言谈爽快，我们几个性情相对，快意酣畅。行走江湖的张先生是个痛快人，是个明白人，是个能做朋友的人，金庸和我都很喜欢他。

张纪中就是张纪中，张纪中的江湖也是金庸的江湖。张纪中把武侠剧拍得路人皆知，是个了不起的制片人。他拍得很好，应该一部部拍下去。

这几年他写了些东西，给大众呈现了张纪中荧幕之外的江湖之路，其中滋味千万，还由读者去评判。我的观后感是：好玩的人写了这本好看的书，很值得一读。

倪匡，笔名卫斯理，著名作家。



## 韩美林 序

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能把江湖和忧虑联系起来的是范仲淹诗人式的悲悯担当，而把江湖和有血有肉的生命联系起来的则是张纪中侠客般的快意豪情。读张纪中的生命感悟，体会中国社会与人生哲学的生生不息。

韩美林，国家一级美术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馆研究员。

## 王旭烽 序

有一类艺术家的天命，是只描述自己投射出去的那个世界，对应在张纪中导演身上，实在最合适不过。他是个一意孤行者，从17岁开始进入生活到70岁蓦然回首，他相当固执地用他的每一幅视频宣告自己的理念，忠于心中汹涌澎湃的艺术浪潮，从不对自己的精神追求和艺术思考改弦更张；他又仿佛生来便是江湖大侠，行走其间，本来侠气冲天，何意百炼钢，却化为绕指柔肠，散落成吉羽片光，降临在纸上……我感觉他就像一头大象，卷着他的艺术，沉重而庄严地向世界走来，世界在他面前只好让步了。

王旭烽，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 戴敦邦 序

### 讲中国故事的影视导演——张纪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尤为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当年中央电视台组织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与影视力量，先后将中国的四大名著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为弘扬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精神，以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电视剧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

吾亦有缘，经作家诗人白桦兄举荐认识了当年正筹拍电视剧《水浒传》的中央电视台总制片主任张纪中先生。并荐说吾入盟《水浒传》摄制组为主创人员，做该剧的人物造型，绘制前期诸多人物造型的创作设计，是为日后导演正式开拍前遴选演员以及人物造型、化妆、服装等具体形象安排做准备，要把原著的文字描写复原为北宋末期的那场可歌可泣的农民起义至失败的壮烈悲剧。所以当与纪中初会，只见他伟岸身材，浓眉大眼，活脱一条水浒汉子，说话亦为单刀直入：此番邀戴老加盟电视剧拍摄前的剧中人物造型设计，也为以往未见先例，但中央电视台事成后不可能支付多大报酬的。未知意下如何？

吾看在诗人白桦兄的介绍，与彼此的情分，脱口而出：中央电视台既选中戴某，给钱亦画，一分钱不给亦画。因为我画的水浒为最好！

三人就言出如山，一拍定局了。我花了近一整年的时间，在京沪两地

往返，赶制此画。

因为当时全剧剧本尚未全部敲定，多有反复，因此说定：要绘制的剧中造型人物不时增添且大大超越原定的数量。作为总制片主任张纪中，且又豪言壮语般铁板承诺，吾见颇似为难，再次表态，为剧情需要而增添之人物造型，仍以事前承诺不需增酬。吾每次去京到摄制组基地，纪中总亲驾车迎送，而在京期间亦多有两边问师访友冗事，作为主任的纪中反成了我的专职司机了。

吾亦由此陪同他广结影视同行之外的诸多文艺人士，这也是他日后在国内声名鹊起的有心插柳了。更难得的是，要把一个硕大的摄制组各色人等吃喝拉撒的生活安排、成本核算、伙食口味与拍摄业务等管理得顺利妥帖，不亚于管理一个当下的水浒大寨！

主任难当！除了各色业务安排，也有来自各路成员口角斗殴、女人间的鸡毛蒜皮，琐事多多。纪中都要随时解决纷争。只见无论在饭桌上或行驶途中，总是在自说自话，发布他那及时解决的信息，更为难得者，其时剧组是他唯一的家，竟不见有任何家产。那单衾孤枕上倒躺着正翻阅的一本小说。这可能他已先期对自己艺术生涯的日后谋划了。当下体制内的剧组，不能与旧时戏班子江湖走穴相提并论，但种种潜在的昔时行规亦多难免！

这个名为主任，实乃上下不道好的尴尬角色，而为听命婆婆的小媳妇儿！

亦是纪中命大。当年去武汉联系剧组公务，在彼地他所乘之车误撞农家手扶拖车，满载砖瓦，幸亏他的大腿骨抵住轿车前截，因冲击，大腿髌骨骨盆全击折粉碎了。不幸之大幸，保住了命！吾在病房中见到他，恰似伤肢断臂的汉子武松，这次病房之晤彼此平添多多江湖上的义气情分了。

当吾将要结束吾的全部《水浒传》电视剧180余幅画时，吾与纪中主任说了，吾日后计划自己任职的上海交大与本职教务相融合，组建一个为影视剧专门制作人物设计造型的工作室！况且计算机应用技术又是上海交大之强项，乃为先天之有利条件。

纪中倾听之后，立马全部否定吾的想法，并直言告诫：这种拍摄前的人物造型可能是空前之举，也将是绝无仅有之事，剧组把美工、布景、服饰、化妆所为取代了造型。吾当时只认为是纪中的行业偏见，不以为然，但日后吾也着实努力地做了几番劳作，总以失败而终，但更为自己黯然的是，剧组总是以吾为旁门而已，多此一举，是种寄生而汲取名利残羹。

而公允者还是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观至《水浒传》剧尾，《好汉歌》中显现出一排英雄好汉的记忆，而附带上了吾这一傍天才的施耐庵笔下的水浒人物作画的民间艺人——这个先见安排完全是出于纪中的一手着力策划。

今天吾辈靠祖宗留下的经典吃饭，躬逢盛世，有幸参与优秀文化的创造。纪中已是百姓心中的大导演，20余年来精心策划、制作了一部又一部的电视剧新作，无非是在更形象地讲好一个个中国故事。吾作为纪中的朋友与曾经合作人，祝愿他更上一层楼。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影视大导演，希望张纪中再多多地把中国故事讲遍全世界。

中华先民的智慧和明德本是人类共享的。

戴敦邦，著名国画家。